

儿童自我成长小说“野棉花”三部曲之一

飘飞的野棉花

PIAOFEIDEYEMIANHUA

李锡琴 /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儿童自我成长小说“野棉花”三部曲之一

飘飞的野棉花

PIAOFEIDEYEMIANHUA

李锡琴 / 著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李锡琴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飘飞的野棉花 / 李锡琴著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2016.7

(儿童自我成长小说“野棉花”三部曲)

ISBN 978-7-205-08637-4

I. ①飘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1402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01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6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时祥选

封面设计: 留白文化

责任校对: 吴艳杰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637-4

定 价: 23.00元

目 录

MU LU

- 001 · 一 外婆的野棉花
- 013 · 二 送“囍”玉女很受伤
- 021 · 三 驴友的石龙门
- 033 · 四 醉钓山螃蟹
- 045 · 五 恋上哆啦 A 梦
- 055 · 六 球不是圆的该多好
- 067 · 七 妈妈的信寄哪里？
- 079 · 八 信，丢哪儿了呢？
- 089 · 九 三个人的平板电脑
- 103 · 十 藤儿，你痛吗？
- 113 · 十一 黄金烤鸡腿堡
- 123 · 十二 那不是妈妈的身影
- 131 · 十三 镜头里的梦想童年
- 145 · 十四 漆黑的夜，淅沥的雨

- 159 · 十五 野棉花梦飞渝城
- 170 · 十六 恋上古典的诱惑
- 183 · 十七 外婆说：满请满请
- 192 · 十八 丑丑也想去渝城

一 外婆的野棉花

“碗儿——，藤儿——，你们的枕头芯该换了。”

听外婆叫喊，碗儿和藤儿就争先恐后地跟在外婆身后，上山采野棉花去了。

表姐碗儿和表妹藤儿最喜欢采野棉花，因为好玩极了。

她们采下一团一团的野棉花，并不像外婆那样放进编织口袋里，而是放在手心上，撮着嘴，轻轻一吹，比羽绒还轻的野棉花就会一小朵一小朵地飘起来，在空中散开，打着一个又一个的旋儿，缓缓地降落，或者飘落到别的植物上去。

总会有不少幸运的，落到地上而不是树枝草叶上。明年春来，一粒一粒比芝麻还小的种子，在春风春雨中潜滋暗长，到了仲夏时节，就又开始结出一团团洁白的野棉花。

唐河是一个山区小镇，坐落在两山之间，多石少土，到处都是石谷子坡坡。

外婆的家在唐河镇石龙门。石龙门分为东厢和西厢，住着两个村的村民。这是西南普通的小山村，村民们纯朴而贫苦；却又不那么普通，因为石龙门原本是一个大庄园，据说，庄园主人拥有的土地占了半个县。

石龙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的山前坡后，到处生长着野棉花，春生夏花秋实，一年又一年。

野棉花叶不茂，花不荣，但生命力极为顽强。春末夏初，就在疏疏的数片叶子之间、一根根细长的枝秆上，撑起一朵朵鲜花，艳丽夺目；到了仲夏时节，就开始结出一团团洁白的花絮，蓬蓬松松的，绒绒和和的，柔柔软软的，直到中秋。

野棉花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，药物志上说它味苦辛，能解毒疗疮，消食退热。村民们最爱用它的棉絮来填枕芯。

外婆没有工夫看姐妹俩吹野棉花玩儿，她只想快快地采，采够了一袋，还要回家照顾“咯咯咯”叫的小鸡，“嘎嘎嘎”叫的小鸭，还有猪圈里“哼

哼哼”叫的小猪。

藤儿把手心中的野棉花对着碗儿吹，那些精灵般可爱的小棉絮飘落在碗儿头发上、鼻子尖儿上、眼睫毛上，碗儿伸手去拍，可总有一些拍不下来，藤儿就在一旁得意地大笑。

那清脆而稚嫩的笑声跌落山谷，没有一点儿回声。

“碗儿，你像从镇上来的弹花匠，嘿嘿嘿……”藤儿一边帮着碗儿摘头上的棉絮，一边开玩笑地说。

“我只是个女孩子，做弹花匠的女儿还差不



多。”碗儿说。

“我们老师说过一句话，是……是……”藤儿一时想不起那句跟“棉花匠”有关的歇后语。

“是什么？说出来呀！像个结巴。”碗儿讽刺藤儿。

“我想想……哦，想起来了，就是‘弹花匠的女儿，会弹（谈）不会纺’。”

最近，外婆经常喊腰痛。回到家后，懂事的碗儿把竹躺椅搬到天井里，让忙了半天的外婆躺下伸伸腰。

藤儿也凑了过来，两个孩子围在外婆身边，先把外婆头上沾的野棉花絮一点一点地摘下来，再给外婆揉肩，捶背，捏腿。这时，外婆就会给她们讲石龙门庄园的故事。

听说过去的石龙门，住着很多穿金戴银的太太和小姐，每个太太和小姐都有专门的服侍丫鬟，丫鬟们每天都会给太太揉肩捶背捏腿，给小姐们梳妆打扮，陪小姐们玩儿……

“那不是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吗？”碗儿说。

“对呀！就跟电视里一样。”外婆说。

“她们也用野棉花填枕头吗？”藤儿问。

“应该是吧。”外婆也没亲眼见过，只能推测

着说，“野棉花填枕芯柔和，还醒脑明目，比现在那些用人造棉填的枕芯不知好上多少呢。她们的枕头套子还是绫罗绸缎做的，漂亮得很。”

碗儿所见的石龙门人，要不是跟外婆一样的老人，要不就是跟自己一样的小孩子，老人不像故事中的太太老爷，小孩儿不像故事中娇羞气傲的小姐少爷。碗儿想，外婆是在编故事。不过，有时她也想，石龙门现在的孩子真有点儿像少爷小姐，不过，侍候他们的不是丫鬟，而是像外婆一样老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。

这个庄园原来大大小小的有五百二十多间房屋，十八个天井，九道中门九道关，分为东厢和西厢两大部分，中间有一个穿堂，能供两百人聚会。过去，庄园主人家摆宴席、说书唱戏都在这里。两厢之间的布局珠联璧合，真真是庭院深深。

明天，东厢的桂香姐要出嫁，西厢的华子哥要娶亲。桂香姐和华子哥都是在石龙门长大的，他俩是从小在石龙门东厢西厢钻来钻去捉迷藏的小伙伴，在学校是一路去一路来总走在同学一起的，跟碗儿和藤儿的爸爸妈妈一样，初中毕业就离开石龙门，到渝城打工去了。用碗儿才学到的一个成语来说，华子哥和桂香姐是地地道道的青梅竹马。

在石龙门，一家的喜事就是大家的喜事。桂香姐家和华子哥家的喜事当然不例外，各家各户都会主动地参与到喜事庆典活动中来。

碗儿是婚典上的玉女，丑丑是金童。张大妈说，金童和玉女可不能白当，有好多事情要他们做的。碗儿便一大早就去了西厢的张大妈家。

张大妈昨天说，她要带着金童玉女去挨家挨户送“囍”。送“囍”与城里稍有不同，是把用大红的彩光纸剪成的“囍”送到石龙门的各家各户。

张大妈用红色彩光纸剪了两个小小的圆儿，分别给他俩贴在脑门儿上，像一颗漂亮的美人痣，还把桂香姐的化妆品给他们浅浅地抹了抹，他俩一起走到新房的镜子前，左看右看，从镜子里仿佛看见了两个小天使，然后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美美地笑了好半天。

张大妈给碗儿和丑丑一人抓了一把喜糖揣进口袋，然后说：“碗儿，来帮大妈拿‘囍’字。”她把一沓“囍”字给了碗儿后，再对丑丑说：“丑丑你也来，来帮表姑端米糊碗。”

“囍”字送出了五六十份，张大妈接到的贺礼却只有三十来份。石龙门两个村的人口近两百人，但现在长住在家的差不多就七八十人了，而且不是

老的就是小的。

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出门打工去了，一年半载，甚至几年也不见回来一次。近两年，在城里发展得好的，就把老老小小接进城了，石龙门常年挂着锁的人家户越来越多。山中天潮地湿，好多人家门上的锁都铁锈斑斑的，有的甚至坏掉脱落了。人家户的门没了锁，这倒方便了孩子们捉迷藏。

藤儿不高兴碗儿做玉女。

早上，外婆搁下饭碗，见碗儿还在吃，就说：“碗儿，你快点儿！不要让张大妈等急了。”

藤儿听了心里一阵不快，嘴角不由自主地朝两边撇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等碗儿走出门后，藤儿跑到石龙门后山的竹林里，愤愤地冲着在喂鸡的外婆说：“碗儿又不是石龙门的，为什么石龙门的好事要归她？”

碗儿确实不是石龙门人，她爸爸的家虽然也属于唐河镇，但在十几里外的另一个村。她只有爷爷，没有奶奶，爷爷患有严重的哮喘病，一个人在家，自己都难以照顾自己，爸爸出外打工时，只好把爷爷送到碗儿的姑婆家去了。

碗儿是在外婆家出生的，妈妈生下碗儿才五个月，就把她留给外婆，去了爸爸打工的城市。一年

多以后，碗儿的舅妈生下藤儿也只有半年，也把藤儿留给外婆，去了藤儿爸爸打工的城市。

碗儿的外婆本是藤儿的奶奶，但藤儿自会说话起，听碗儿姐姐叫“外婆”，她也叫外婆。

幸亏外婆身体好，两个娃娃还小的时候，经常是背一个抱一个，或者牵一个。祖孙三人，像别家留在石龙门的老人与孩子一样，守着越来越残损、越来越冷清的石龙门，每天重复着同样单调的日子，只有像张大妈家要娶媳妇了这样的事发生，寂静的村庄，才会像高山平湖一样微微荡起一些波澜，让人们兴奋几天。

小时候，碗儿和藤儿这对表姐妹跟城隍庙的鼓槌儿一样，亲亲的一对，又像外婆的两条尾巴，围着外婆转。晚上上床睡觉前，逗两表姐妹玩是外婆最快乐的时候。

两表姐妹先后上学了，矛盾也就出现了。有一回，学校开家长会，读三年级的藤儿和读四年级的碗儿都要外婆去自己的班上见老师。

外婆跟姐妹俩商量说：“你们谁让一让吧，我也不能分身呀！”

“我不让，我不让。”藤儿流着眼泪，大声地嚷嚷。

“可以吗，碗儿？”

碗儿却默不作声。

“要不，我一边开一半儿的会。”

“外婆，你就先到我的班嘛。”藤儿再次抢着说。

“可以吗，碗儿？”外婆又问。

碗儿微微抬起头，低声地，但又不服气地说：

“你也是我的外婆呀！”

“是我的外婆。”藤儿反驳着说。



两姐妹一人拉着外婆的一只手臂朝自己一边拽。

“我的外婆！”

“我的外婆！”

“我的外婆！”

“我的外婆！”

“我跟外婆是一家。你跟我们不是一家。”藤儿说。

“藤儿，你是外婆的亲亲的孙女，碗儿姐姐是外婆亲亲的外孙女，你们都是我家的乖孙孙。”

“外孙女能跟孙女比吗？多了个‘外’字，就是外人！”

“谁教你的？”

“秀兰的外婆说的。她骂秀兰时就说，乖乖，你只是我的外孙女，现在倒好了，你的爹妈丢给我，一个外人倒成了主人了。”藤儿学着秀兰外婆的口气说给外婆听。

外婆拿藤儿那张厉害的小嘴没办法，干脆把碗儿拉到一边，说：“碗儿，跟外婆去地里摘菜去。”

孩子毕竟是孩子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姐妹俩自己决定用划“石头剪子布”来决定优先权，结果是

藤儿赢了，碗儿也就没有可争的理由了，心甘情愿地让外婆先去藤儿的班。

开家长会那天，外婆到了学校，没想到碗儿的老师先见了她，便搀着她朝碗儿的教室走，她又不好拒绝。这让站在一旁的藤儿傻了眼，气得跺着脚直翻白眼，但在老师面前，一切的怨愤都只能压在心头。

别的家长坐在自家孩子的座位上，把孩子搂在怀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长的怀抱特别温暖，仿佛是一座小宫殿，坐在小宫殿里的，都是幸福满满的小公主、小王子。可是，藤儿只能一个人坐在冷冷的板凳上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灰姑娘。

藤儿对碗儿的怨愤陡然升级。她暗暗发誓，要让碗儿回到她该去的地方，让外婆的怀抱只属于她一个人。

表姐妹俩与外婆一直睡在一张床上。还是婴孩时，外婆让她俩左一个右一个地挨着她睡，后来长大些，姐妹俩要挨在一块，相拥而睡。可就在这天晚上，当碗儿在熟睡中把腿压在藤儿腿上时，一股怨气冲上藤儿的脑门儿，她翻身坐起来，直接把碗儿推出床沿，摔到地上。

从此，藤儿不要碗儿与她睡一张床。好在石

龙门家家户户的房间都多，在劝说藤儿无果的情况下，外婆干脆给碗儿和藤儿一人收拾一间屋，让她们自己睡，井水不犯河水。